



北京大学

#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抵制新疆棉的决策研究

A Study of BCI's Decision to  
Boycott Xinjiang Cotton

姓名: 邵卓然

学号: 1700015176

院系: 国际关系学院

专业: 国际政治

导师姓名: 张清敏 教授

二〇二一年六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导师评阅表

论文题目 (中文)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抵制新疆棉的决策研究				
论文题目 (英文)	A Study of BCI's Decision to Boycott Xinjiang Cotton				
导师姓名	张清敏	职 称	教授	论文成绩 (百分制)	95
导师评语 (包含对论文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是否符合培养目标的等评价)	<p>2020年，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停止对产自中国新疆自治区棉花棉花发放“良好棉花认证”，并停止采购新疆棉花。到2021年，这一决定引发中国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令人困惑的是这个决定是违背该协会成员的利益的。作者对此困惑进行研究，反映了作者观察和发现问题的意识。作者通过发掘材料，对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构成和决策机制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揭示了该协会制裁新疆棉的决策过程，结论指出，这个决定是多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这一结论不同与国内一些把民间机构简单地看做是西方国家工具的认识，对客观认识BCI以及其它类似国际组织的决策本质，因而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论文选题有现实政策意义，符合专业要求，难易程度适中，有学术价值。全文思路清晰，材料丰富，论证有说服力，写作符合学术规范，反映了作者分析和研究国际问题的能力，是一篇优秀毕业论文。</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导师签名: 张清敏</p>				

## 毕业论文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在中国知网查重，查重率为 3.5%。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邵卓然

日期：2021年6月7日

## 版权声明

任何收存和保管本论文各种版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本论文作者同意，不得将本论文转借他人，亦不得随意复制、抄录、拍照或以任何方式传播。否则，引起有碍作者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 内容提要

2020年10月,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简称BCI)与其众多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成员发表声明称,暂停给新疆棉花发放“良好棉花”认证,并停止采购新疆棉。此举引发中国市场对BCI及其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成员的强烈抵制,导致其在中国市场利益受损失。作为一个旨在扩大“良好棉花”标准影响力的行业协会,BCI为什么会采取损害其组织与成员利益的选择呢?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政府是这一事件的幕后推手,但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外国企业基于商业利益的行为。本文从BCI决策机制和参与决策过程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动机入手,探讨具体的决策,揭示出,外国棉花生产者组织主导了议程设置,使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成为BCI内部决策的重点事项;公民社会组织也始终坚持认为“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极力推动BCI决定停止在中国新疆地区业务;尽管零售商与品牌方的利益受损,但是其代表出于个人与部门利益的考虑选择支持BCI的决定;此外,服装零售商和品牌方在人权等议题上所处的被监督地位,难以提出反对意见。因此,BCI的决策是多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从微观层面分析多元行为主体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可以避免将西方视为单一行为体,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涉华决策的本质,提供针对性的建议,使中国企业避免面临类似的困境,减少损失。

关键词 国际组织决策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新疆棉事件 对华制裁

## ABSTRACT

In October 2020,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 and its retailers and brands members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y would suspend issuing "Better Cotton" licenses to Xinjiang cotton and stop purchasing Xinjiang cotton, which sparked a backlash from China and caused the loss of interests of BCI and its retailers and brands. As an institution that aim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Better Cotton" standards, why does BCI take this choice contrary to its development interests? The mainstream view is that the incident was manipulated by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views that this is the act of foreign enterprises based on commercial interest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BCI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the behavior motivation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discusses the specific decision-making, and reveals that foreign cotton producers' organizations dominated the agenda setting, making the issue of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 the focus of BCI's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have always insisted that "forced labor exists in Xinjiang"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BCI's decision to stop business in Xinjiang, China; Although the interests of retailers and brands are damaged, their representatives choose to support the decision of BCI for personal and departmental interests; In addi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clothing retailers and brands to raise objections because of their supervised status on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Therefore, the decision-making of BCI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By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Western NGOs with multiple actors from the micro level, we can avoid treating the West as a single actor,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NGOs'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and provide targeted suggestions, so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avoid facing similar difficulties and reduce losses.

**KEY WORDS:** Decision-making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Xinjiang cotton incident;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 目录

一、引言.....	1
(一)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1
(二) 文献综述.....	2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4
二、BCI 的构成和利益集团.....	6
(一) BCI 的机构设置.....	6
(二) BCI 的成员分析.....	7
1. 棉花生产者组织.....	7
2. 公民社会组织.....	9
3. 零售商与品牌方.....	12
三、BCI 代表性与话语权分析.....	14
(一) 不同国家 BCI 成员类别分部情况.....	15
(二) BCI 推广“良好棉花”标准的两种模式.....	17
(三) 理事会成员的代表性.....	18
(四) 中国成员的代表性与话语权.....	18
四、BCI 决策过程分析.....	19
(一) 生产者组织：主导议程设置.....	19
(二) 公民社会组织：推动决策执行.....	21
(三) 零售商与品牌方（I）：代理人问题.....	22
(四) 零售商与品牌方（II）：侥幸心理.....	24
五、结论.....	24
参考文献.....	27
致谢.....	34

## 一、引言

2020年10月21日，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发表声明，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以及在农场层面上不断增加的强迫劳动风险，导致经营环境难以维持”，决定“立即停止在该地区的所有实地活动，包括能力建设、数据监测和报告”，并称已于2020年3月停止向新疆棉发放“良好棉花”认证。同年10月，BCI成员、知名服装品牌Hennes & Mauritz AB（简称H&M）发表声明称，“由于BCI已决定暂停在新疆发放BCI棉花许可证，我们产品所需要的棉花将不再从那里获得”。<sup>①</sup>2021年3月24日，微博@共青团中央连发6条微博，谴责BCI与H&M“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sup>②</sup>虽然近两年来诸多外国零售商与品牌方发表过与新疆棉花“切割”的言论，其中包括众多BCI的成员，如巴宝莉、阿迪达斯、耐克、新百伦，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信息才使一事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以“强迫劳动”为由停止采购新疆棉，并不符合BCI的自身利益。BCI的中国业务占比高，发展空间大。2018年到2019年，BCI认证的中国棉农有8104家，棉产量89.6万吨，占BCI所覆盖的棉花总产量的16%。<sup>③</sup>BCI中中国成员数量达到501家，占BCI总成员数量的23.5%。<sup>④</sup>BCI在中国的业务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2020年中国全国棉花总产量591万吨，<sup>⑤</sup>BCI认证的“良好棉花”仅占15.2%。BCI在2019年年报中提出，BCI在2020年到2021年目标将“优质棉花”及其同等产品占全球棉花产量比重提高到30%，将“优质棉花”占全球棉花采购量占比提升到10%。<sup>⑥</sup>BCI主动放弃在新疆地区业务，禁止使用新疆棉，

<sup>①</sup> 李司坤等，《H&M抵制新疆棉花惹众怒，深挖背后还有阿迪耐克等国际大牌》，环球网，2021年3月2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155965284003446&wfr=spider&for=pc>，2021-05-03。

<sup>②</sup> 微博@共青团中央，《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2021年3月24日，<https://m.weibo.cn/3937348351/4618225088726409>，2021-05-03。

<sup>③</sup> BCI, “Where is Better Cotton Grown? China,” <https://bettercotton.org/where-is-better-cotton-grown/china/>, 2021-05-07.

<sup>④</sup> BCI, “BCI Members”,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 2021-05-07.

<sup>⑤</sup>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lhfw/2021/lh\\_hgjj/202103/t20210301\\_1814216.html](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lhfw/2021/lh_hgjj/202103/t20210301_1814216.html)，2021-05-07。

<sup>⑥</sup> BCI, “2019 Annual Report,” <https://stories.bettercotton.org/2019AnnualReport/index.html>, 2021-05-07.



这一决策明显与其发展目标相悖。这一做法更有可能降低其现有的“良好棉花”占全球棉花产量占比，减少其成员数量，不利于扩大 BCI 自身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由此，本文提出疑问：既然不符合其利益，BCI 为何会以“强迫劳动”这一虚假消息为决策依据，采取会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但可以丰富相关研究理论，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非政府组织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不仅要面临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还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化以来，跨国行业协会成为组织国际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国企业在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面临更多来自类似的行业协会的挑战。事实上，外国公司与行业协会以新疆“强迫劳动”为由切断与新疆的产业联系的案例已经出现在其他领域。2021 年 2 月 4 日，美国 175 家太阳能公司宣布反对太阳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预计在今年 6 月与新疆切断联系。<sup>①</sup>认识这些非政府组织，了解它们涉华决策的本质，可以为中国政府与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建议，以更充分的准备应对类似的挑战。

## （二）文献综述

已有的案例研究中，商业性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经济外交的案例较少，对非政府组织的决策研究也较为匮乏。<sup>②</sup>在此次棉花事件引发的众多讨论中，对 BCI 行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 BCI 当作西方国家的工具，认为这次事件是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国家借 BCI 这个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蓄意打击，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第二种观点强调 BCI 与其下的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的经济动机。还有部分报道从 BCI 管理层人事变动的角度解读 BCI 的行为，这里不予赘述。<sup>③</sup>下面将简要阐述前两种观点的逻辑及其证据。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将西方视为单一行为体，认为大多数国际行业协会的主导权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政府手中，此次棉花事件中，BCI 仅仅是西方国家政府反华这盘大棋的一枚棋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沙烨在《观察者网》刊文《商业秩序优于主权国家秩序？不能装糊涂》

<sup>①</sup>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Solar Companies Unite to Prevent Forced Labor in the Solar Supply Chain,”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seia.org/news/solar-companies-unite-prevent-forced-labor-solar-supply-chain>, 2021-05-13.

<sup>②</sup> 笔者了解到的案例只有 20 世纪 60-80 年代，美国众多社会组织（如私人基金投资者、公共利益集团、大学）发起“撤资运动”以制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可参见 Kenneth A. Rodman, “Public and Private Sanctions against South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9, No. 2, 1994, pp.313-334.

<sup>③</sup> BCI 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 年 5 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马克·卢科维兹成为 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不同，马克·卢科维兹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 BCI 客观中立立场发生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中国成员受到排挤。（范凌志等，《深度：操弄“强迫劳动”谣言，揭 BCI 抹黑新疆棉更多内幕》，环球网，2021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sohu.com/a/457790522\\_162522](https://www.sohu.com/a/457790522_162522), 2021-05-04.）

中指出，西方的行业标准组织是“西方国家控制产业和敛财的白手套”。<sup>①</sup>3月29日，《新华国际时评：不专业，不透明，不独立，揭开BCI真面目》认为美国国际开发署是BCI的重要资助者之一，BCI“制裁”新疆棉花决定的背后必然有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授意。<sup>②</sup>而美国国际开发署是1961年美国政府在国会“对外援助法”的授权下建立的组织，负责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管理和执行，也是美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工具。

这一观点下另一种思路认为，西方国家一直通过质疑BCI的“良好棉花标准”的方式，就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向BCI施压。<sup>③</sup>环球网《深度：操弄“强迫劳动”谣言，揭BCI抹黑新疆棉更多内幕》提到，2020年7月，美国棉花信任协议(The U.S. Cotton Trust Protocol)在美国成立，其在棉花生产标准上与BCI有相似的目标。同时，美国棉花信任协议希望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sup>④</sup>美国棉花信任协议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挑战BCI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权力。在质疑声音与竞争压力下，BCI急需在新疆“强迫劳动”这一话题上表明立场，证明自身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议题上的先进性。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经济利益是BCI与其下的服装零售商和品牌方“制裁”新疆棉的主要动机。3月24日新华热评《砸锅还想吃饭，门都没有》指出，“或许某些西方公司（指以H&M集团为代表的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并不是不知道新疆的实际情况，执意为之，既是因为有着习惯成自然的傲慢与偏见，更因为其所传播的黑白颠倒言论有利于其暂时的经济利益。他们操心的不是新疆人权问题，而是忌惮勤劳肯干的中国人民抢了他们全球贸易中的蛋糕”。<sup>⑤</sup>外交学院施展教授3月25日在其公众号“施展世界”发表文章《谁是BCI》，认为国际秩序不仅是由国家间关系构成的，还有复杂的多重规则体系在运作。<sup>⑥</sup>

这种观点注意到了经济力量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认为，全球棉花生产体系是资本与国家的力量结合产生的全球性生产复合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零售商与品牌方成为全球棉花供应链中的重要角色，为了维持对棉花供应链的控制能力，他们依赖国家；但是他们不依赖某个特定的国家，他们会不断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

① 沙烨，《商业秩序优于主权国家秩序？别装糊涂了》，观察者网，2021年3月25日，[https://www.guancha.cn/ShaZuo/2021\\_03\\_25\\_585324.shtml](https://www.guancha.cn/ShaZuo/2021_03_25_585324.shtml)，2021-05-08。

② 陈俊侠，《不专业，不透明，不独立，揭开BCI真面目》，新华网，2021年3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1-03/29/c\\_1127270105.htm](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1-03/29/c_1127270105.htm)，2021-05-08。

③ 范凌志等，《深度：操弄“强迫劳动”谣言，揭BCI抹黑新疆棉更多内幕》，环球网，2021年3月29日，[https://www.sohu.com/a/457790522\\_162522](https://www.sohu.com/a/457790522_162522)，2021-05-04。

④ U.S. Cotton Trust Protocol,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s://trustuscotton.org/faqs/>，2021-05-11。

⑤ 张研，《新华热评：砸锅还想吃饭，门都没有》，新华网，2021年3月24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24/c\\_1127251390.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24/c_1127251390.htm)，2021-05-07。

⑥ 施展，《谁是BCI》，微信公众号“施展世界”，2021年3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whER6Gwwlq3wunc6w\\_R\\_fw](https://mp.weixin.qq.com/s/whER6Gwwlq3wunc6w_R_fw)，2021-05-07。

区，以不断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sup>①</sup>

尽管许多文章尝试从政治或经济视角解释 BCI 与其下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的行为，但这些分析都没有明确在这一决策中主要谁是主要参与者，谁从中获益，谁从中受损。

本文试图从微观角度分析，试图探讨 BCI 的决策过程，理解 BCI 行为模式。厘清有哪些力量影响了 BCI “制裁”新疆棉的决策，这些力量中势力对比如何，决策过程中谁获益、谁受损，从而丰富我们对非政府组织决策的认知。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经济制裁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案例中，制裁发起国需要付出高昂代价，成本-收益衡量不足以解释其实施对外经济制裁的行为。一些学者从公共选择视角出发，发现一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目标为国内不同利益团体服务，一些团体能够从制裁中获得经济利益，另一些团体可以因为制裁的道德立场而获得利益。<sup>②</sup>类似的结论似乎也能解释 BCI 的不合理行为，即内部利益集团的压力与诉求使 BCI 决定对新疆棉实施“制裁”。

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利益集团往往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的重要一环。利益集团是“由于专业因素或者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而连接在一起的个体集合或者组织”<sup>③</sup>，或“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非党派组织”<sup>④</sup>。按照不同的联系类型，利益集团可以分为族群利益集团、行业利益集团和特殊问题领域的利益集团。<sup>⑤</sup>

与传统对外政策分析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BCI 的决策行为，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利益集团是可以影响到 BCI 决策的成员。在非政府组织这一平台上，利益集团进入门槛低，可以成为组织成员，参与议事决策，并利用组织的程序与规则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可以被视为一个持有某种立场的整体，无需进一步细分其构成；而分析 BCI 本身决策行为需要打开 BCI 决策的黑箱，这需要我们明确 BCI 成员构成，理清其组织结构与权力运行方式。

BCI 内部成员性质多样。作为跨国行业协会，BCI 遍及 23 个国家，覆盖棉花生产整个链条，包括生产者、中间商、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BCI 内部还有其他非政府组织成员。BCI 成员之间也存在不同利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生产者处于竞争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之

①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 页，第 363-369 页。

② William H Kaempfer, Anton D 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8, No.4,1988, pp.786-793.

③ John R. Wright, *Interest Groups and Congress: Lobbying,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6, p. 22. 转引自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4 页。

④ Anthony J. Nownes,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olitics: Pressure and Power*,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4. 转引自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4 页。

⑤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4-156 页。

间存在定价问题，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需求和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的诉求存在矛盾。这些是我们从利益集团视角出发，分析 BCI 决策行为的事实基础。

表 1.1 BCI 覆盖棉花生产产业链<sup>①</sup>

序号	产业链厂商	是否有成员资格	是否有 BCP 账户
1	棉农	否	可获得“良好棉花”证书
2	生产者组织	若想成为落地伙伴 需要成为成员	
3	轧棉厂	可以选择成为成员	可访问 BCP
4	棉花交易商	需要成为成员	成员资格包括 BCP 账号
5	纺纱厂	需要成为成员	成员资格包括 BCP 账号
6	面料厂	可以选择成为成员	可访问 BCP/购买非成员 BCP 账号
7	最终产品制造商	可以选择成为成员	可访问 BCP/购买非成员 BCP 账号
8	采购代理商	可以选择成为成员	可访问 BCP/购买非成员 BCP 账号
9	零售商与品牌方	需要成为成员	成员资格包括 BCP 账号

针对这些主体，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 外国的棉花生产者组织希望扩大自身棉花销量，占领全球棉花市场，BCI 禁止继续向新疆棉花发放许可证的行为符合其商业利益；2) 公民社会组织希望推动劳工保护、环境保护事业，对支持这一行为不仅符合其价值逻辑，也有利于增强其自身影响力；3) 外国零售商与品牌方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在新疆棉花事件中表达对“强迫劳动”的抵制，能够维护品牌形象，但这一立场也会损害其中国市场利润，故难以判断其立场；4)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 BCI 中话语权低，无力制止这一决策行为。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将首先考察 BCI 组织架构，找出影响其决策行为的机构与影响 BCI 决策的主要利益集团代表。其次，分析这些利益集团的特点以及利益诉求。最后，本文将分析这些利益集团在 BCI 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

<sup>①</sup> BCI,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Screen-Shot-2019-11-26-at-14.59.46.png>, 2021-05-07.

## 二、BCI 的构成和利益集团

全球化以来，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壮大。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 BCI）是一个全球性非盈利组织。其前身是 2005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领导的“圆桌会议”提出的“更好棉花计划”。2009 年，BCI 正式成立。十多年来，BCI 致力于推进棉花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与劳工保护，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目前，BCI 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可持续发展项目，旨在促进棉花生产过程中保障劳工权益，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到 2019 年为止，BCI 有 2000 多家成员，遍及 23 个国家，其认证的棉农棉花（称为“优质棉花”）产量 560 万吨，占全球棉花产量的 22%，其零售商和品牌成员 2019 年采购 150 万吨棉花，占全球棉花采购量的 6%。<sup>①</sup>

### （一）BCI 的机构设置

BCI 的成员是其组织基础。BCI 成员大致有四类：生产者、供应商与制造商、零售商与品牌方、公民社会组织。此外，棉花产业有正当利益关联的组织也可以成为成员，比如供应商与制造商、零售商与品牌方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形成的利益团体，以及与生产者和供应商与制造商相关的金融组织。<sup>②</sup>

BCI 成员组成大会，大会通过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每年需向大会报告，大会有权修改 BCI 协会章程，有权决定协会的解散。大会将业务活动与战略决策权力转交给理事会。<sup>③</sup>

理事会是 BCI 对外行动的代表，代表大会进行决策。理事会的职能如下：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批准理事会章程；从协会成员中选举主席、副主席、财务总管和理事会秘书；任命执行董事；任命咨询委员会成员；每年任命一名独立审计员审计协会财务状况；为执行协会使命，建立所必需的机构、委员会或业务小组；决定发展和执行战略；批准本协会的年度预算和审计报告；批准成员费结构和成员政策；受理关于拒绝成员申请的上诉；批准驱逐成员；批准对“更好棉花”定义的重大修改；确定申诉管理流程。<sup>④</sup>

BCI 协会章程规定，理事会成员构成需要保持不同类别成员的代表性。以成员类别分类的成员最多由 8 名，每个类别代表最多有 4 名，规定的成员类别以外的代表最多有 3 名。<sup>⑤</sup>

<sup>①</sup> BCI, “BCI History,”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bci-history/>, 2021-05-07.

<sup>②</sup> BCI, “BCI Statutes,” February 8, 2018, pp. 3-4,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BCI-Statutes\\_2018.02.08.pdf](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BCI-Statutes_2018.02.08.pdf), 2021-05-07.

<sup>③</sup> Ibid., pp. 6-9.

<sup>④</sup> Ibid., p.11.

<sup>⑤</sup> Ibid., p.9.

理事会是 BCI 行为决策的核心，而理事会由诸多利益集团的代表构成。BCI 对新疆棉的“制裁”或许是理事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合力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将 BCI 内部成员分为三类讨论：第一类成员是外国的棉花生产者、供应商与制造商，他们与新疆棉花生产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第二类成员是公民社会组织，他们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上比较活跃；第三类成员是外国零售商与品牌方，他们的核心关切是维护企业形象。

表 2.1 目前 BCI 理事会成员构成<sup>①</sup>

类别	组织	代表	任期至
公民社会组织	团结组织	伊莎贝尔·罗杰 (Isabelle Roger)	2022
	英国农药行动组织	基思·泰瑞尔 (Keith Tyrell)	2024
生产者组织	澳大利亚棉花协会	哈密什·麦金太尔 (Hamish McIntyre)	2022
	美国皮马棉协会	马克·莱科维茨 (Marc Lewkowitz)	2024
零售商与品牌方	H&M	哈莎·瓦尔丹 (Harsha Vardhan)	2022
	李维斯	杰弗里·霍格 (Jeffrey Hogue)	2022
	阿迪达斯	埃布鲁·根科鲁 (Ebru Gencoglu)	2024
供应者与制造商	巴西尔商品有限公司 (Basil Commodities Pvt. Ltd.)	帕蒂克·帕特尔 (Pathik Patel)	2022
	阿南迪 (Anandi)	R·S·巴拉格鲁纳坦 (R S Baalagurunathan)	2024
独立代表	-	乔斯特·奥特赫伊曾 (Joost Oorthuizen)	2022
	-	阿米特·莎阿 (Amit Shah)	2022

## (二) BCI 的成员分析

### 1. 棉花生产者组织

棉花生产者组织、供应商与制造商处于棉纺织业上游，它们希望扩大自身产品的销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棉花生产者组织披露的信息较多，而供应商与制造商披露的信息较少，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生产者组织。

<sup>①</sup> BCI, “Who We are? BCI Council.”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who-we-are/bci-council/>, 2021-05-08.

BCI 协会章程将生产者定义为,与棉花生产者有联系,并且旨在代表棉花生产者的组织。BCI 并不直接吸纳棉农作为协会成员,而是向棉农发放“良好棉花”生产证书。棉农所在地区的棉花生产行业协会代表棉农成为 BCI 成员,表达棉农利益需求。因此 BCI 协会中的生产者属于标准的利益团体。目前 BCI 协会中,生产者领域两位代表分别来自美国皮马棉协会(Supima)和澳大利亚棉花协会(Cotton Australia)两家行业协会。

棉花生产者之间存在较强竞争关系,以美国皮马棉协会为例。美国皮马棉协会是美国皮马棉行业的促销品牌。为了拓展皮马棉市场,美国皮马棉协会通过与其授权的零售商与品牌方合作,在广告和时装行业开展广泛的营销计划,推广其生产的棉花。美国皮马棉协会与 BCI 有较深的合作。2013 年,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采购了第一批具有 BCI 认证的美国皮马棉,标志着美国皮马棉协会与 BCI 开始合作。2015 年,美国皮马棉协会正式成为 BCI 成员。目前 BCI 理事会主席为美国皮马棉协会代表马克·莱科维茨(Marc Lewkowitz)。2020 年美国皮马棉协会成为 BCI 收获季的执行合作伙伴。

美国皮马棉协会生产的棉花与中国新疆生产的棉花具有高度竞争性。埃及、美国、中国是世界 3 大长绒棉产区。<sup>①</sup>美国皮马棉协会生产的皮马棉是长绒棉的一种,其生产分布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皮马棉品质良好,具有较高的强度、良好的柔软度与较好的保色性。美国皮马棉协会与众多品牌商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如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斯卡珀(Casper)、克里斯蒂(Christy)、埃弗兰(Everlane)、李维斯(Levi's)、梅西百货(Macy's)、姿态(Stance)。<sup>②</sup>新疆是我国唯一的长绒棉产区,主要种植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阿克苏市、沙雅县以及农一师团场。该棉区依靠有利的气候条件和人工灌溉技术,成为世界上生产规模较大的早熟、高产与优质长绒棉典型种植区。2000 年以来,新疆长绒棉总产量呈现大幅上升趋势。目前新疆长绒棉总产量占世界长绒棉总产量的四分之一,<sup>③</sup>是美国棉花行业的重要对手。BCI 限制向新疆棉花发放“良好棉花”证书,无疑将有助于美国长绒棉的发展。

特殊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使棉花生产者有更加复杂的利益诉求,以澳大利亚棉花协会为例。澳大利亚棉花协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棉农组织,其下有 1500 个棉花农场,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以及维多利亚州北部。澳大利亚棉花协会致力于提高澳大利亚棉花产业的价值与先进性,保证棉花产业的竞争力。<sup>④</sup>2014 年,澳大利亚棉花协会于加入 BCI,使其倡导的 myBMP 农场标准与“更好棉花标准”相匹配,使其生产的棉花更好进入优质市场。

① 田立文等,《美国长绒棉生产现状分析》,《世界农业》,2013 年第 9 期,第 105 页。

② Supima,“Supima Cotton Woven into Iconic Brands,”<https://supima.com/made>, 2021-05-09.

③ 田立文等,《新疆长绒棉生产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 2016 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棉花杂志社,2016 年,第 31 页。

④ Australia Cotton,“CA’s Roles,”<https://cottonaustralia.com.au/cas-roles>, 2021-05-09.

此外，澳大利亚棉花协会还与美国棉花行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两国范围内开展可持续发展工作。<sup>①</sup>

中国是澳大利亚棉花出口的重要市场，2019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棉花7.7亿美元，占澳大利亚总棉花出口（10.92亿美元）的70%。<sup>②</sup>2020年8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2020年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申请有关事项的公告》，将棉花进口滑准税配额数量下调至40万吨，为2019年棉花进口滑准税进口配额的一半。<sup>③</sup>此举被澳大利亚棉花生产者视为中国官方有意限制企业使用澳洲棉花，是对澳洲棉花的蓄意打击。2020年10月16日，澳大利亚棉花协会发表声明，称中国此举令其失望，澳大利亚棉花会继续寻找国际市场。<sup>④</sup>同月，BCI决定不再向新疆棉花颁布“良好棉花”证书。可以推测，澳大利亚棉花协会有动力支持BCI这一决定，限制新疆棉的发展。

## 2. 公民社会组织

对于以劳动保护、人权保护等话题为核心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来说，在新疆“强迫劳动”这一话题上做文章，会获得更高的关注度与话语权，符合组织发展的自身利益。

在新疆棉事件中，对BCI决策施加影响的人权组织并非BCI的内部成员。担任过BCI理事会成员的公民社会组织共有五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团结组织（Solidaridad）、英国农药行动组织（Pan-uk）、安布贾联合基金会（Ambuja Cement Foundation）与参与性农村发展倡议协会（Participatory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Society (PRDIS)）。<sup>⑤</sup>其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团结组织与中国存在业务合作；安布贾联合基金会与参与性农村发展倡议协会业务范围为印度国内，与中国没有交集；同样英国农药行动组织的业务范围也不与中国存在交集。BCI中的社会组织成员在新疆棉花事件中利益诉求难以判断。

但是在BCI成员之外，众多人权组织对BCI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020年11月9日，

<sup>①</sup> Australia Cotton, “MyBMP Program,” <https://cottonaustralia.com.au/mybmp-program>, 2021-05-09.

<sup>②</sup> 商务部，《国别报告：2019年澳大利亚货物贸易及中澳双边贸易概况》，<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list110209.asp?qikanid=11801&title=2019%C4%EA%B0%C4%B4%F3%C0%FB%D1%C7%BB%F5%CE%EF%C3%B3%D2%D7%BC%B0%D6%D0%B0%C4%CB%AB%B1%DF%C3%B3%D2%D7%B8%C5%BF%F6>, 2021-05-09.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0年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申请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5号）》，2019年8月31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2009/t20200901\\_1237492.html](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2009/t20200901_1237492.html), 2021-05-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9年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申请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3号）》，2019年4月12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1904/t20190412\\_961217.html](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1904/t20190412_961217.html), 2021-05-09.

<sup>④</sup> Australia Cotton, “Australian Cotton Industry Disappointed by Apparent Chinese Export Changes,” October 16, 2020, <https://www.cottonaustralia.com.au/assets/general/Media/Media-Releases/2020/Cotton-Australia-media-statement-Australian-cotton-industry-disappointed-by-Chinese-export-changes.pdf>, 2021-05-09.

<sup>⑤</sup> BCI, “BCI Council,”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who-we-are/bci-council/>, 2021-05-08.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发表《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3月，《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的文章，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其成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以耐克为代表成员等纷纷响应该协会，耐克声明其未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sup>①</sup>同月，BCI 成立一个“关于强迫劳动和体面工作”专家组，审查“更好棉花”标准体系的选定要素。10月，该专家组提交了建议报告。当月，BCI 决定停止向新疆棉花颁发“良好棉花”证书。可以判断，这一专家组的调查研究与 BCI 的决策行为有紧密联系。

专家组由 14 人构成，其中人权组织代表 6 人，咨询/研究组织代表 3 人，零售商和品牌方代表 4 人，独立项目顾问 1 人。零售商与品牌方与人权组织中的团结组织为 BCI 成员，专家组其余成员均不属于 BCI。

表 2.2 “关于强迫劳动和体面工作”专家组的人员构成<sup>②</sup>

类别	成员	代表组织
人权组织	帕特里夏·尤雷维奇 (Patricia Jurewicz)	责任采购网络 (Responsible Sourcing Network)
	韩雪莉 (Shelly Han)	公平劳工协会 (Fair Labour Association)
	艾莉森·吉尔 (Allison Gill)	国际劳工权利论坛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orum)
	伊莎贝尔·罗杰斯 (Isabelle Rogers)	团结组织 (Solidaridad)
	克洛伊·克兰斯顿 (Chloe Cranston)	国际反奴隶制组织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科马拉·拉马尚德拉 (Komala Ramachandra)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咨询/研究组织	罗西·赫斯特 (Rosey Hurst)	影响力 (Impactt)
	阿尔蒂·卡普尔 (Aarti Kapoor)	浮雕 (Embody)
	布雷特·道奇 (Brett Dodge)	尔刚 (Ergon)
零售商和品	菲奥娜·萨德勒 (Fiona Sadler)	M&S 服装和家居

① Austin Ramzy, “U.S. Lawmakers Propose Tough Limits on Imports from Xinjiang,”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1/world/asia/xinjiang-china-labor-bill.html>, 2021-05-07.

② BCI, “Task Force on Forced Labour and Decent Work,” <https://bettercotton.org/task-force-on-forced-labour-and-decent-work/>, 2021-05-09.

牌方	莉迪亚·霍普顿 (Lydia Hopton)	M&S 服装和家居
	阿迪蒂·万乔 (Aditi Wanchoo)	阿迪达斯
	杰森·塔克 (Jason Tucker)	耐克
项目顾问	史蒂芬·麦克莱兰 (Stephen McClelland)	

专家组成员大多认为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2019年11月14日，“责任采购网络”(Responsible Sourcing Network)发表文章称，需要重视中国棉花生产中的“强迫劳动”行为。<sup>①</sup>2020年1月9日，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发表《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3月公平劳工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其成员公司不再从新疆采购任何产品。<sup>②</sup>7月23日，“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发表博客，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禁止中国在棉花生产供应链中虐待维吾尔族人民的行为”。<sup>③</sup>8月31日，“国际劳工权力论坛”(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orum)报道了人权组织呼吁美国禁止从中国进口新疆“强迫劳动”生产出的产品。<sup>④</sup>11月5日，“反奴隶制国际”(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再次发文，称西方公司必须与中国“现代古拉格(集中营)”切断联系。<sup>⑤</sup>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持反华立场的人权组织在专家组中的作用。以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为例，人权观察是最主要的反华非政府组织之一。人权观察创建于1978年，最初称为“赫尔辛基观察”，负责监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人权情况。冷战结束后，人权观察成为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工具。人权观察长期从事反华活动，散布大量反华人权信息，在美国国内与国际论坛等多种场合鼓动反华，还支持民运势力与分裂势力，为其制造声势。近年来，人权观察多次在涉港、涉疆问题上针对中国。<sup>⑥</sup>2019年12月2日，

① Katie Chappuis, Patricia Jurewicz, “It’s Time Forced Labor in China’s Cotton Production Is Taken Seriously,” *Responsible Sourcing Network*, November 14, 2019, <https://www.sourcingnetwork.org/blog/2019/11/14/forced-labor-china-cotton-fields>, 2021-05-10.

② *Fair Labor Association*, “Fair Labor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Sourcing from China and Forced Labor Risk,” March 9, 2020, <https://www.fairlabor.org/blog/entry/fair-labor-association-statement-sourcing-china-and-forced-labor-risk>, 2021-05-10.

③ Chloe Cranston, “Why Companies Must Act to End Abuses of the Uyghur People in China in Their Supply Chains,”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July 23, 2020, <https://www.antislavery.org/uyghur-people-supply-chains/2/5>, 2021-05-09.

④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orum*, “GLJ – ILRF, 180+ Orgs Demand Apparel Brands End Complicity in Uyghur Forced Labour,” July 23, 2020, <https://laborrights.org/releases/180-orgs-demand-apparel-brands-end-complicity-uyghur-forced-labour>, 2021-05-09.

⑤ Chloe Cranston, “Businesses Should be Forced to Cut Ties with China’s Modern Gulag,”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November 5, 2020, <https://www.antislavery.org/businesses-should-be-forced-to-cut-ties-with-chinas-modern-gulag/>, 2021-05-09.

⑥ 孙茹，《人权观察》，《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2期，第37-41页。

外交部称人权观察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对其实施制裁。<sup>①</sup>2021年4月19日，人权观察发布涉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符合国际刑事法庭定义的“反人类罪”。<sup>②</sup>对于人权观察来说，炒作中国新疆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不仅符合其一贯的反华态度，更能够扩大其影响力。

### 3. 零售商与品牌方

BCI的零售商与品牌方成员需要维护企业社会责任，支持BCI停止向新疆棉花发放“良好棉花”证书是企业履行保护人权承诺的体现，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制裁”新疆棉的举动一旦被发现，将对零售商与品牌方在中国市场的业务造成严重打击。

BCI成员中有众多知名服装品牌，如阿迪达斯（Adidas）、亚瑟士（ASICS）、C&A、迅销（Fast Retailing）、盖普（Gap）、H&M（Hennes & Mauritz AB）、宜家（Ikea）、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 PLC）、新百伦（New Balance Athletics）、耐克（Nike）、彪马（PUMA）等等。<sup>③</sup>

不同服装品牌对“停止使用新疆棉”的反应各不相同。2020年3月，美议员就要求众多品牌停止使用新疆棉。当月，耐克发表声明称，其不直接从新疆采购产品。7月，180个组织要求阿迪达斯等品牌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和服装。路透社对此调查30多个全球知名品牌，大多数品牌没有直接回应，并强调本公司有反对强迫劳动的条款。盖普和Zara等公司作出回应，表示他们没有从新疆采购产品，但是作出回应的公司大多无法确定其供应链中是否有新疆生产的棉花。无印良品明确表示其使用了新疆棉花，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sup>④</sup>

目前BCI理事会成员中零售商与品牌方的代表有H&M、李维斯和阿迪达斯，担任过BCI理事会成员的零售商与品牌方有耐克、玛莎百货和宜家。<sup>⑤</sup>从笔者能够查阅到的资料看，H&M、耐克曾明确发表声明称，不再使用新疆棉花。但是目前H&M公司已经删除其声明。耐克声明的链接仍然存在，但是其网站对外关闭了访问权限。宜家与玛莎百货未单独发表声

<sup>①</sup> 外交部，《2019年1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9年12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20844.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20844.shtml), 2021-05-09.

<sup>②</sup> Human right watch,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Daily Brief”, April 19, 2021, <https://www.hrw.org/the-day-in-human-rights/2021/04/19>, 2021-05-09.

<sup>③</sup> BCI, “BCI Members,”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 2021-05-07.

<sup>④</sup> Amber Milne, “Brands Urged to Stop Sourcing from China's Xinjiang over Forced Labour Fears,” *Reuters*, July 23,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lobal-garment-china-xinjiang-trfn/brands-urged-to-stop-sourcing-from-china-xinjiang-over-forced-labour-fears-idUSKCN24O0DR1/4>, 2020-05-09.

<sup>⑤</sup> BCI, “BCI Council”,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who-we-are/bci-council/>, 2021-05-08.

明，而是将不使用新疆棉花写进其保护人权政策中。<sup>①</sup>阿迪达斯的处理方式较为隐晦，在官网上强调其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并以乌兹别克斯坦“强迫劳动”生产棉花这一案例说明自身在人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而在棉花产地名单上阿迪达斯并没有提到中国。<sup>②</sup>

各大品牌的不同反应，以及众多品牌在回应中的犹豫、暧昧的态度，都表明零售商与品牌方在此次事件中有较为复杂的利益关切。由此，我们推断，“支持这一行为对零售商与品牌方有利”的判断难以成立。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分析，我们能更清楚的看到 BCI 行为会严重损害零售商与品牌方在中国市场的利益。

中国是众多国际零售商与品牌方的重要市场。以耐克、阿迪达斯、H&M 三家为例。耐克 2020-2021 财年第三季度报表显示，前三季度耐克在大中华区盈利 25.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占耐克公司总税前利润的 53%，是该财务年度利润增长的主要动力。<sup>③</sup>2020 年阿迪达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净销售 19.18 亿美元，占阿迪达斯总销售量 35%，2021 年第一季度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净销售 14.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1.1%，占总销售量 26.6%，为当期主要利润来源。<sup>④</sup>2020 年 H&M 在中国市场净销售 97.48 亿瑞典克朗，仅次于德国市场、美国市场与英国市场，线下店铺数量 505 家，仅次于美国市场。<sup>⑤</sup>

支持 BCI 打击新疆棉将损害这些零售商与品牌方在中国的商业形象，严重打击其在华商业利益。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新疆棉事件报道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中国媒体相继批评以 H&M 为首的零售商与品牌方；中国的电商平台集体下架 H&M 等品牌；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屏蔽 H&M 店铺；众多明星纷纷解除与品牌代言；3 月 24 日，安踏发表声明退出 BCI。一系列抵制行为给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带来巨大压力，据路透社报道，阿迪达斯在淘宝天猫平台上的销售额较去年四月下降 78%，耐克下降了 59%，优衣库下降了 20%。<sup>⑥</sup>

① IKEA, “Our View on Cotton,” <https://about.ikea.com/en/about-us/our-view-on/our-view-on-cotton>, 2021-05-10.

Mark and spencer, “MNS Cotton Sourcing Policy,” <https://corporate.marksandspencer.com/documents/plan-a-our-approach/mns-cotton-sourcing-policy.pdf>, 2021-05-10.

② Adidas, “Sustainability Material,” <https://www.adidas-group.com/en/sustainability/products/materials/#/leather/>, 2021-05-10.

③ NIKE, “NIKE, Inc. Reports Fiscal 2021 Third Quarter Results,” March 18, 2021, [https://s1.q4cdn.com/806093406/files/doc\\_financials/2021/q3/FY21-Q3-Combined-NIKE-Press-Release-Schedules-FINAL-\(003\).pdf](https://s1.q4cdn.com/806093406/files/doc_financials/2021/q3/FY21-Q3-Combined-NIKE-Press-Release-Schedules-FINAL-(003).pdf), 2021-05-10.

④ Adidas, “Adidas Delivers Strong Finish to 2020,” March 10, 2021, [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6a/c5/6ac5fa72-42b5-4f99-a35d-5f29f83f0a06/20210310\\_adidas\\_delivers\\_strong\\_finish\\_to\\_2020\\_final.pdf](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6a/c5/6ac5fa72-42b5-4f99-a35d-5f29f83f0a06/20210310_adidas_delivers_strong_finish_to_2020_final.pdf), 2021-05-10.

Adidas, “Adidas Fast out of the Gate in 2021; Full-Year Outlook Upgraded,” May 7, 2021, [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a6/9c/a69c8bdf-fcad-4b87-9747-0f5cc0800bc7/adidasag\\_q12021results\\_final\\_en.pdf](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a6/9c/a69c8bdf-fcad-4b87-9747-0f5cc0800bc7/adidasag_q12021results_final_en.pdf), 2021-05-10.

⑤ H&M, “HM Annual Report 2020,” <https://hm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HM-Annual-Report-2020.pdf>, 2021-05-10.

⑥ Kane Wu, Pamela Barbaglia, Arno Schuetze, “Adidas Launches Reebok Auction, China Row May Dent Asian Interest -Sources,” *Reuters*, May 5, 2021,

这些零售商与品牌方本可以借助疫情恢复良好机会，扩展中国市场，但是拒绝采购新疆棉的行为使其在华形象受到严重打击。3月31日，H&M发表声明称，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依然坚定”，将致力于重新获得中国消费者、同事和商业伙伴的信任和信心，但是此番表态并未引起舆论的转变。<sup>①</sup>

可见，禁止采购新疆棉花这一决定会损害零售商和品牌方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此外，禁止采购新疆棉将会增大零售商与品牌方的生产成本。禁止使用新疆棉花的技术条件是能够识别新疆棉花，但是全球服装生产产业链错综复杂，服装厂商无法确定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棉花来源，如果真的落实这一决定，仅识别新疆棉花这一步就将为零售商与品牌方带来巨大成本。

增强盈利能力是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加入BCI“良好棉花”标准，只是在全球化阶段公民社会力量兴起的背景下，零售商与品牌方以较小成本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社会议题上维护企业形象的手段。相比之下，宣布不再使用新疆棉对零售商与品牌方在中国市场利润的实际打击将远远大于企业通过这一行为在西方国家建立企业形象带来的收益。

至此，我们讨论了BCI中的三类成员，得出的结论如下：

首先，外国棉花生产者组织与新疆棉存在竞争关系，BCI禁止使用新疆棉将增强外国棉花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其次，能够影响到BCI决策的众多公民社会组织先入为主地认为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其中更有持反华立场的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企图炒作新疆问题增大自己身影响力；最后，对零售商与品牌方来说，支持BCI或许会维护企业在西方市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形象，但是这一行为也将严重打击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 三、BCI代表性与话语权分析

2020年初，BCI就开始了“制裁”新疆棉的决策过程。据生态纺织新闻（ECOTEXTILE NEWS）报道，2020年3月，BCI决定撤出新疆，并暂停向新疆棉花发放“良好棉花”认证。<sup>②</sup>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工作”专家组，审查“更好棉花”标准体系。

---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adidas-launches-reebok-auction-china-row-may-dent-asian-interest-sources-2021-05-05/>, 2021-05-10.

<sup>①</sup> H&M Group, “Statement on H&M in China,” March 31, 2021, [https://hmgroupp.com/news/statement\\_hm\\_china/](https://hmgroupp.com/news/statement_hm_china/), 2021-05-10.

<sup>②</sup> Chris Remington, “BCI Pulls Out of Xinjiang,” *Ecotextile*, March 27, 2020, <https://www.ecotextile.com/2020032725887/materials-production-news/bci-pulls-out-of-xinjiang.html>, 2021-05-13.

10月，该工作组提交建议报告，建议BCI通过员工、合作伙伴和第三方验证者的能力建设增强识别强迫劳动能力，加强对合作伙伴的尽职调查，并通过修订保证流程以更好地识别强迫劳动。<sup>①</sup>同月，BCI决定停止在新疆的业务活动。

BCI内部成员有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考察不同利益集团在BCI组织中的权力，以及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才能了解BCI“制裁”新疆棉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下面将分为两部分，本章将讨论BCI组织中的代表性问题，以及BCI成员在组织中的话语权分布情况；下一章将讨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BCI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

本部分将从三个角度分析BCI的代表性与话语权的分部。第一个角度将研究不同国家的BCI成员类别分部情况<sup>②</sup>；第二个角度将考察BCI在不同棉花产地推广其生产标准的不同模式对BCI成员的话语权影响；第三个角度将考察BCI理事会的代表性。

### （一）不同国家BCI成员类别分部情况

截至2021年4月8日，BCI共有2125个成员，遍及60个国家。虽然每个国家的成员数量和成员类别分部都不尽相同，但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与成员数量（“成员数量>17”与“成员数量<17”）<sup>③</sup>两个标准将这些国家分为大致四类。第一类国家为发达国家，其成员数量大于17；第二类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成员数量大于17；第三类国家与第四类国家分别为成员数量小于17的发达国家与成员数量小于17的发展中国家。后两类国家成员数量过小，在BCI中话语权自然很小，下文不再对其做过多研究。除去BCI中后两类国家的成员，BCI成员中属于第一类与第二类国家的成员有1969个，分别属于21个国家。

对比第一类与第二类国家的成员类别分布可以发现：①发展中国家成员数量远大于发达国家成员数量，约占这两类国家中成员总数的75%。其中，中国有501家成员，拥有成员数最多。其次是印度，印度有418家成员。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拥有的成员数量也都超过100家。②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中，供应商与制造商占总体比例高达90%，远高于发

<sup>①</sup> BCI, “Task Force on Forced Labour and Decent Work Finalises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ctober 27, 2020, <https://bettercotton.org/task-force-on-forced-labour-and-decent-work-finalises-key-findings-and-recommendations/>, 2021-05-13.

<sup>②</sup> 因BCI不向外披露，此处缺乏BCI成员需要缴纳会费的信息。事实上，BCI年会费由BCI理事会根据成员数量与结构等情况确定；而媒体所报道的“每年交500美元”是BCI对非成员供应商与制造商的要求。

<sup>③</sup> 以17为成员数量分界原因有三。第一，不同国家成员数量在17左右有明显断档。第二，成员数量大于17的国家涵盖了主要棉花生产国，也涵盖了主要的发达国家。第三，成员数量大于17的国家成员分布情况较为均衡，多数国家的成员涵盖3个及以上的成员类别，而成员数量小于17的国家仅有2个国家成员涵盖成员类别达到了3个。

达国家的比例。③零售商与品牌方成员集中分布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印度、土耳其拥有零售商与品牌方。

这一分布恰好符合服装产业加工贸易的情况，即发达国家零售商与品牌方掌握附加值高的服装零售业务，发展中国家则承担服装加工产业链中附加值低的中间部分。可见，不同国家 BCI 成员话语权的平等，是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不平等的反映。

表 3.1 前两类国家成员类别分布情况<sup>①</sup>

序号	国家	准成员	公民社会组织	生产者组织	零售商与品牌方	供应商与制造商	总计	供应商与制造商占比
1	瑞典				20	0	20	0%
2	澳大利亚			2	15	2	19	11%
3	丹麦	1			12	5	18	28%
4	英国	3	3		39	18	63	29%
5	荷兰		2		21	12	35	34%
6	美国	6	1	5	28	22	62	35%
7	德国	1			24	16	41	39%
8	瑞典	1	2		6	9	18	50%
9	法国				9	9	18	50%
10	西班牙				7	19	26	73%
11	日本		1		3	15	19	79%
12	巴西			1	4	51	56	91%
13	意大利				5	61	66	92%
14	巴基斯坦		5	3		128	136	94%
15	印度		12		3	403	418	96%
16	土耳其	1	1		1	182	185	98%
17	中国	1	1	3	1	495	501	99%
18	孟加拉国					115	115	100%
19	葡萄牙					81	81	100%
20	越南					46	46	100%

① BCI, “BCI Members,”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 2021-05-10.

21	印度尼西亚				26	26	100%
----	-------	--	--	--	----	----	------

## (二) BCI 推广“良好棉花”标准的两种模式

BCI 在棉花产区推广其生产标准的不同业务模式是这种不平等的另一种体现。BCI 如何推广其生产标准，将影响到 BCI 组织内部决策层与地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此次新疆棉花事件中，BCI 上海办事处与 BCI 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2021 年 3 月 1 日与 3 月 26 日，BCI 上海代表处两次在其微信公众号“BCI 良好棉花”发布声明称，“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sup>①</sup>这不仅表明，在这一决策过程中 BCI 上海办事处与 BCI 总部持有不同立场，更表明了 BCI 中国业务区在 BCI 组织内部整体话语权的弱势地位。

BCI 在棉花产区推广其生产标准的模式大致分为两种：对接当地棉花生产标准与推广 BCI 自身棉花标准。前一种模式中，BCI 需要与棉花产地原有的生产者组织或行业协会合作，对接当地棉花生产标准与 BCI 自身标准，如在澳大利亚，BCI 与当地生产者组织澳大利亚棉花协会（Cotton Australia）合作，认证后者主导的 MyBMP（My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标准符合 BCI 的“良好棉花”生产标准。巴西、以色列以及非洲部分国家也在采用这种模式。BCI 在美国的业务推广模式也属于这一类，但是美国棉花生产者组织与行业协会较多，标准众多，BCI 在美国没有统一的标准。

后一种模式下，BCI 通过推广自身“良好棉花”标准，展开其业务活动。BCI 拥有自己一套棉花交易系统，经过其认证的厂商可以在系统上进行交易，以保证棉花生产加工环节都符合“良好棉花”标准。采用这一模式的地区通常缺少对棉花生产过程中环境保护与劳工保护的关注，也缺少以这些议题为主的行业组织与行业标准。

作为 BCI 成员的国际零售商与品牌方要求其下的棉花供应商、服装制造商通过 BCI 认证，成为 BCI 的成员，以满足 BCI 的要求，保证其下产品的生产符合“良好棉花”标准。由此，BCI 实现了自身在棉花产地的业务拓展。<sup>②</sup>

可见，BCI 第二种业务拓展模式下加入 BCI 组织的成员多为被动式加入。他们数量众多，但他们被禁锢在生产链条中，从属于上游品牌方，这让他们无法集合力量，原本的数量优势变为了取得更大话语权的阻碍。

<sup>①</sup> BCI 上海办事处，《关于新疆问题的重要申明》，微信公众号“BCI 良好棉花”，2021 年 3 月 1 日，<https://mp.weixin.qq.com/s/7dK45gRCCYZ1RMsbkW5CoQ>，2021-5-10。BCI 上海办事处，《声明》，微信公众号“BCI 良好棉花”，2021 年 3 月 26 日，<https://mp.weixin.qq.com/s/8og1XmDUf-W5MxrpAta3PQ>，2021-5-10。

<sup>②</sup> 潘旭，陈杰，《新华视点：起底抵制新疆棉花的 BCI 标准》，新华网，2021 年 3 月 27 日。[http://sh.xinhuanet.com/2021-03/27/c\\_139840441.htm](http://sh.xinhuanet.com/2021-03/27/c_139840441.htm)，2021-0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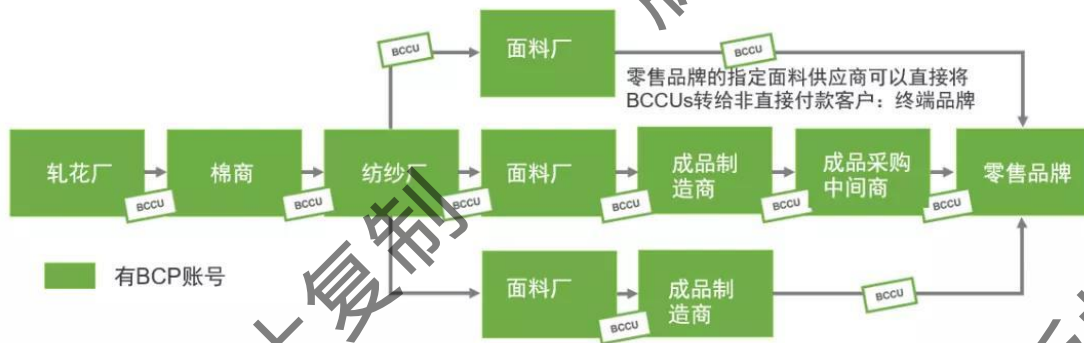


图 3.1 BCI 的交易系统图示<sup>①</sup>

### （三）理事会成员的代表性

BCI 理事会代表性也严重不足，这体现在 BCI 成员结构与理事会成员结构差异上。BCI 共有 2125 名成员，其中合作成员 17 家，公民社会组织 29 家，生产者组织 18 家，零售商与品牌方 222 家，供应商与制造商 1839 家。现任理事会成员中，公民社会组织有两位代表，生产者组织有两位代表，零售商与品牌方有三位代表，供应商与制造商有两位代表。与其他类别组织相比，供应商与制造商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让本来就话语权分散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更加难以得到表达发声的机会。

2020 年 3 月 BCI 成立的专家组也存在类似问题，5 家 BCI 成员以外的人权组织与 3 家咨询研究公司代表增大了公民社会组织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削弱了品牌方、生产者组织等利益集团的代表性。

### （四）中国成员的代表性与话语权

BCI 中国成员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处于长期缺失状态。BCI 成员中，来自中国的供应商与制造商的数量高达 495 家，占 BCI 中国成员总数的 99%。相比之下，中国的生产者组织、与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极少。中国原仅有的一家零售商与品牌方成员——安踏，3 月 23 日安踏宣布申请退出 BCI，这意味着未来 BCI 的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成员中没有中国企业。此外，BCI 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没有中国自己的棉花行业组织，中国棉花行业组织缺乏可以与 BCI 提倡的“良好棉花”相对接的标准，这给 BCI 在中国业务区大力传播自己的“良好棉花”标准的的机会。

<sup>①</sup> BCI 上海办事处，《谣言粉碎机 | 供应链对 BCI 有哪些误解和谣传》，微信公众号“BCI 良好棉花”，2020 年 9 月 30 日，[https://mp.weixin.qq.com/s/3NuNBH9LqoIqo\\_f4GnRdhw](https://mp.weixin.qq.com/s/3NuNBH9LqoIqo_f4GnRdhw), 2021-05-10。

表 3.2 BCI 在中国合作伙伴、生产者组织成员、公民社会组织成员以及准成员<sup>①</sup>

序号	组织名称	性质
1	棉花连接组织（中国）	合作伙伴（外国 NGO）
2	团结（上海）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外国 NGO）
3	滨州市滨城区农喜棉花专业合作社	合作伙伴、生产者组织
4	黄梅县小池镇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合作伙伴、生产者组织
5	松滋市南五场棉贸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公民社会组织 <sup>②</sup>
6	尉犁县中粮棉业有限公司	生产者组织
7	北京蜂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准成员

#### 四、BCI 决策过程分析

在 BCI 的机构设置与决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组织、企业既是利益集团，又是决策的参与者。我们不仅要知道他们的立场，还要分析他们在决策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才能解释为何 BCI 采取这一与组织发展利益相悖的选择。我们也要在这个部分回答前文出现的疑问：既然禁止采购新疆棉将损害零售商与品牌方的商业利益，作为当下全球服装产业链主导者的零售商与品牌方又为何没能阻止这一决策。

##### （一）生产者组织：主导议程设置

目前，BCI 理事会主席由美国皮马棉协会主席和 CEO 马克·莱科维茨 (Marc Lewkowitz) 担任。BCI 理事会主席是 BCI 的代表，其职责在于：制定 BCI 发展战略，并交由理事会讨论；代表理事会执行确定的任务并做出具体决定；向协会执行主任提供建议。可见，理事会主席有权影响 BCI 高层决策的议程设置。生产者组织可以借此影响 BCI 的政策制定，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全球零售商与品牌方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为了扩

<sup>①</sup> BCI, “BCI Members,”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 2021-05-10. BCI, “Where is Better Cotton Grown? China,” <https://bettercotton.org/where-is-better-cotton-grown/china/>, 2021-05-10.

<sup>②</sup> 官方数据将其归类为公民社会组织，但作者根据天眼查数据得知，松滋市南五场棉贸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棉花收购、加工、销售；粮食收购、销售；房屋租赁；纺织品及原材料销售，其公民社会组织的身份与实际不符。

大自身棉花销量，外国棉花生产者组织选择强调自身棉花的质量和在人权、环保等社会议题上的优势，并不断呼吁零售商与品牌方在采购棉花的过程中要重视其社会责任。这一判断在BCI决策层有重要影响。

BCI对于新疆棉态度的转变与采取行动的时间与马克·莱科维茨的两次集中表态在时间上有紧密的联系。2020年1月23日，生态纺织新闻（ECOTEXTILE NEWS）报道称，尽管有“强迫劳动”的指控，BCI还将继续在新疆发展其业务。<sup>①</sup>3月，马克·莱科维茨在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上转发两篇对棉花来源追溯项目的报道，评论称“企业需要为稳定市场和恢复健康的商业惯例做出贡献。当企业利润被缩减，将重点放到营业额上，而忽视了质量和真实性时，我们要避免进入资本主义的鸿沟”，影射零售商与品牌方为降低成本选择在不符合环境保护与劳工保护标准下生产出来的棉花；在评论中，马克·莱科维茨也提到美国皮马棉协会的产品参与到这两个项目，其下生产的棉花在质量和真实性方面都能得到保证。<sup>②</sup>3月27日，生态纺织新闻（ECOTEXTILE NEWS）报道称，BCI决定撤出新疆。<sup>③</sup>2020年5月4日，BCI的CEO，艾伦·麦克莱（Alan McClay）在领英上发表文章称，保护与改善棉农生计成为BCI重要的工作内容。<sup>④</sup>

9月，马克·莱科维茨在领英上转发金融时报文章《强迫劳动是廉价棉T恤的代价——我们的消费习惯鼓励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sup>⑤</sup>并评论称“纺织品供应链中对真实性的需求需要引起更多关注。美国皮马棉协会下的棉花经过原产地验证，可以减少品牌商与零售商的市场风险”。<sup>⑥</sup>这也可以被视为BCI高层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表态。10月，

① Simon Glover, “BCI Stays in Xinjiang Despite Labour Fears”, *Ecotextile*,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ecotextile.com/2020012325572/materials-production-news/bci-to-stay-in-xinjiang-despite-forced-labour-fears.html>, 2021-05-13.

② Marc Lewkowitz, Comment on “Theory Fashion Brand Initiates Cotton Traceability Project,” *LinkedIn*, March 24,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theory-fashion-brand-initiates-cotton-traceability-activity-6648687823580987392-3rnn/](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theory-fashion-brand-initiates-cotton-traceability-activity-6648687823580987392-3rnn/), 2021-05-13.

Marc Lewkowitz, Comment on “Alexander McQueen: Kering Sustainability Progress Report 2020,”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alexander-mcqueen-activity-6725129990930792449-FoI9/](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alexander-mcqueen-activity-6725129990930792449-FoI9/), 2021-05-13.

③ Chris Remington, “BCI Pulls out of Xinjiang,” *Ecotextile*, March 27, 2020, <https://www.ecotextile.com/2020032725887/materials-production-news/bci-pulls-out-of-xinjiang.html>, 2021-05-13.

④ Alan McClay, “Covid-19 and the Cotton Sector: We Must Protect Farmer Livelihoods and Build Resilience Collectively,” *LinkedIn*, May 4,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vid-19-cotton-sector-we-must-protect-farmer-build-alan-mcclay/?trackingId=%2FAzdMH14DczWX968JN7MWw%3D%3D>, 2020-05-13.

⑤ John Gapper, “Forced Labour is the Price of a Cheap Cotton T-Shirt,”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703b360a-7536-4520-b9b8-3ee06fef5fcc>, 2020-05-13.

⑥ Marc Lewkowitz, Comment on “Forced Labour is the Price of a Cheap Cotton T-shirt,” *LinkedIn*,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forced-labour-is-the-price-of-a-cheap-cotton-activity-6712733809676296192-pmU2/](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forced-labour-is-the-price-of-a-cheap-cotton-activity-6712733809676296192-pmU2/), 2021-05-13.

BCI 发布了关于停止向新疆棉花发放“良好棉花”证明的声明。

可见，美国皮马棉协会利用其在 BCI 组织中的独特权力，在 BCI 的态度转变与停止使用新疆棉花的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意在用环境保护、劳动保护、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打击其竞争对手新疆棉，推广自身产品。

## （二）公民社会组织：推动决策执行

BCI 在落实其环境保护、劳工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依赖众多公民社会组织。新冠疫情下 BCI 对棉花生产过程的监管与评估环节难度增大，这让 BCI 思考如何能够进行更有效的评估。<sup>①</sup>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2020 年 4 月 1 日，BCI 成立“关于强迫劳动和体面工作”专家组，审查“更好棉花”标准。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专家组大多数成员认为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且专家组中存在带有反华立场的人权组织。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专家组以及 BCI 公司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筛选关注支持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声音，而过滤了对这个判断不利的信息。从立场的角度来看，不断炒作新疆的“人权问题”有利于扩大反华人权组织的影响力。

从官僚政治的角度考察公民社会组织的行为，会有新的结论。专家组负责审查“良好棉花”的标准，并提出改进意见。这个任务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先行“良好棉花”标准有潜在漏洞，使一些强迫劳动的行为成为漏网之鱼。而这个前提成为专家组的合法性与权力大小的重要来源。专家组越坚持这个前提成立，这一研究课题就越紧迫、越必要，专家组在 BCI 组织中的角色就越重要；反之，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专家组则没有成立的必要。

2020 年 10 月，该专家组提交建议报告，建议 BCI 通过员工、合作伙伴和第三方验证者的能力建设，增强识别强迫劳动能力，加强对合作伙伴的尽职调查，并通过修订保证流程以更好地识别强迫劳动。<sup>②</sup>可以预测，在后续增强识别强迫劳动能力，开展对合作伙伴的尽职调查，以及修订保证流程的工作中，公民社会组织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对于公民社会组织来说，专家组是其扩大对 BCI 影响的重要途径。对专家组来说，新疆的“强迫劳动”并非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而是一个支持他们修改 BCI “良好棉花”

<sup>①</sup> Alan McClay, “Covid-19 and the Cotton Sector: Adapting and Innovating at Farm Level,” *LinkedIn*, May 28,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vid-19-cotton-sector-adapting-innovating-farm-level-alan-mcclay/?trackingId=o2eHv41Nw93nymZJQtYiAg%3D%3D>, 2021-05-13.

<sup>②</sup> BCI, “Task Force on Forced Labour and Decent Work Finalises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ctober 27, 2020, <https://bettercotton.org/task-force-on-forced-labour-and-decent-work-finalises-key-findings-and-recommendations/>, 2021-05-13.

标准的，能够赋予他们影响 BCI 决策权力合法性的证据。因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就成为公民社会组织与其组成的专家组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判断。

### （三）零售商与品牌方（I）：代理人问题

零售商与品牌方在这次新疆棉事件中利益严重受损。作为近几十年来塑造全球纺织品行业布局的重要力量，零售商与品牌方在 BCI 决策中有重要的话语权，但为何 BCI 为何没能阻止这一对自身不利的决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构成对 BCI 决策解释的最后一环。

零售商与品牌方公司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前文对零售商与品牌方的利益分析将零售商与品牌方视为单一行为体。但零售商与品牌方在 BCI 的代表并非关心企业经营绩效的董事长或 CEO，而是公司内部负责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负责人。这些代表关心其自身的职业发展或是薪酬水平，这与其所在部门的绩效挂钩。因此，在这些服装零售商与制造商代表的工作重心在于推动企业环境保护、劳工保护或是可持续发展方面业务，而非保证企业经营收益。

表 3.3 BCI 理事会与专家组成员中的零售商与品牌方代表<sup>①</sup>

类别	零售商与品牌方	代表	在公司中职位
理事会成员	H&M	哈莎·瓦尔丹 (Harsha Vardhan)	全球环境经理
	李维斯	杰弗里·霍格 (Jeffrey Hogue)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循环经济负责人
	阿迪达斯	埃布鲁·根科鲁 (Ebru Gencoglu)	商品与可持续发展材料高级经理
专家组成员	玛莎百货	菲奥娜·萨德勒 (Fiona Sadler)	道德贸易主管
	玛莎百货	莉迪雅·霍普顿 (Lydia Hopton)	道德贸易经理
	阿迪达斯	阿迪蒂·万乔 (Aditi Wanchoo)	发展伙伴社会与环境事务高级经理
	耐克	杰森·塔克 (Jason Tucker)	可持续制造与采购部劳动绩效总监

<sup>①</sup> BCI, “Who We are? BCI Council,”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who-we-are/bci-council/>, 2021-05-10. BCI, “Task Forced on Forced Labour and Decent work,” <https://bettercotton.org/task-force-on-forced-labour-and-decent-work/>, 2021-05-10.

杰弗里·霍格（Jeffrey Hogue）为 BCI 理事会成员之一，现为李维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自 2017 年起，杰弗里·霍格就在一个服装行业非政府组织好的时装（Fashion for Good）担任创新委员会主任一职。这一组织由服装品牌商 C&A 主导成立，旨在重塑时装行业设计、制造、穿着和再利用的方式，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可持续发展目标。<sup>①</sup>2019 年 11 月 21 日，Fashion for Good 宣布其开展的有机棉可追溯性试验成功，这一技术使追溯棉纺织品中的棉花产地成为可能，有助于提高棉花产业链的透明性。<sup>②</sup>当时担任 C&A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与好的时装（Fashion for Good）创新委员会主任的杰弗里·霍格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领英上表示，“这是一个很棒的尝试，时装行业需要合作以打破现在的格局，这仅是一切的开始”。<sup>③</sup>

这一由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的可持续发展部门与非政府组织联合开发的技术得到了棉花生产者组织的支持。2020 年 10 月，全球第三大奢侈品集团开云集团在 2017-2020 年可持续发展项目报告中提到其下的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率先使用了创新技术，以验证皮革来源。<sup>④</sup>美国皮马棉协会主席、CEO，BCI 理事会主席马克·莱科维茨在领英上对此评论称，“从源头上获取真实性的努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是从源头了解和掌握供应链的关键基础”，并透露美国皮马棉协会生产的棉花已经使用了棉花可追溯技术。<sup>⑤</sup>

对于零售商与品牌方中负责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来说，棉花可追溯技术与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是其扩大自身在公司内与公司外影响力的难得机遇。棉花可追溯技术赋予了他们落实众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行性技术手段，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给了他们将这一技术落实到实践中的宝贵机会。由此，这些部门和外国生产者组织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关系。可见，服装零售商与品牌方自身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其在 BCI 决策过程中无法表达不同意见。

<sup>①</sup> Fashion for Good, “About Us,” <https://fashionforgood.com/about-us/>, 2021-05-18.

<sup>②</sup> Fashion for Good, “Successfully Tracing Organic Cotton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November 21, 2019, [https://fashionforgood.com/our\\_news/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innovative-technologies/](https://fashionforgood.com/our_news/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innovative-technologies/), 2021-05-18.

<sup>③</sup> Jeffrey Hogue, Comment on “Successfully Tracing Organic Cotton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LinkedIn*, November 21, 2019,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jeffreyhogue\\_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activity-6603273426566291456-2\\_yv/](https://www.linkedin.com/posts/jeffreyhogue_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activity-6603273426566291456-2_yv/), 2021-05-18.

<sup>④</sup> Kering, “Sustainability Progress Report 2017-2020 Alexander McQueen,” <https://progress-report.kering.com/home/houses-in-action/alexander-mcqueen/>, 2021-05-18.

<sup>⑤</sup> Marc Lewkowitz, Comment on “Alexander McQueen: Kering Sustainability Progress Report 2020,”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alexander-mcqueen-activity-6725129990930792449-FoI9/](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alexander-mcqueen-activity-6725129990930792449-FoI9/), 2021-05-13.

#### （四）零售商与品牌方（II）：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也是在此次新疆棉事件中理解零售商与品牌方立场与行为的重要角度。自全球化以来，公民社会飞速发展，其倡导的环境、人权等理念在西方国家社会舆论上占据道德高低，在这种潮流下形成的相关行业标准成为跨国公司不敢轻易违反的红线。

对于零售商与品牌方来说，加入 BCI 的最大动力在于借用 BCI 的巨大影响力为自身产品背书，用 BCI 的成员资格证明其在众多社会议题上已经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得到 BCI 的背书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作为促进环境保护、劳工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行业组织，BCI 本身就对零售商与品牌方起到监督作用。BCI 在其章程中规定，其成员需要遵守“良好棉花”生产标准，如有违反，将取消其成员资格。<sup>①</sup>对于零售商与品牌方来说，公开对 BCI 组织内部形成的“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这一判断提出异议，或许将引起 BCI 对其纺织品产业链的怀疑。

可见，在新疆棉事件上，零售商与品牌方面临着两难局面。一方面，在 BCI 高层认定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前提下，反对停止采购新疆棉的决定会引火烧身，被定为违反“良好棉花”准则而受到 BCI 惩罚；另一方面，以“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停止采购新疆棉，将会损害自身在中国市场的利益。

对于零售商与品牌方来说，反对禁止采购棉花的决定将必然导致 BCI 组织内部的惩罚，而遵守 BCI 禁止采购棉花的决定虽然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消费者发现其声明的概率较低。风险偏好理论认为，人会偏向采取冒险性行为以规避确定性损失。零售商与品牌方会倾向于选择遵守 BCI 的决定，并希望禁止采购新疆棉花的声明不被中国消费者发现。这也能够解释众多零售商与品牌方将其声明深深隐藏在其官方网站某处的行为。如果没有 2021 年 3 月 H&M 将其声明发布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才引起广泛关注，BCI 与其下的众多零售商与品牌方在 2020 年 10 月份做出的决定可能仍不会被中国消费者发现。

## 五、结论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 BCI 为何做出禁止采购新疆棉这一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过程，利益集团不仅可以从外围

<sup>①</sup> BCI, “BCI Statutes,”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BCI-Statutes\\_2018.02.08.pdf](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BCI-Statutes_2018.02.08.pdf), 2021-05-08.

影响 BCI 政策，更可以通过成为 BCI 内部成员直接参与决策。BCI 决策是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博弈的结果；基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话语权分配决定了哪些利益集团可以参与到 BCI 的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在 BCI 中的职位也将会决定其在决策中的角色、作用与态度。

生产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以及零售商与品牌方是参与 BCI 决策中最重要的三个利益团体。生产者组织希望通过“强迫劳动”的指控打击其竞争对手新疆棉，公民社会组织需要通过宣传反华议题增强自身影响力，二者都是 BCI 决策中的支持者。禁止采购新疆棉的决定会严重损害零售商与品牌方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因此零售商与品牌方是 BCI 决策中的潜在反对者。在决策过程中，生产者组织代表主导了议程设置；公民社会组织以第三方专家组的身份成为决策的重要推动者，在维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这一判断上发挥重要作用；零售商与品牌方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无法在 BCI 决策中表达其核心利益诉求；此外，零售商与品牌方在劳工、人权等议题上先天地处于被监管位置，难以表达对决策的反对意见。可见，BCI 禁止采购新疆棉的决定是外国生产者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合力推动的结果。

2020 年 7 月，特朗普政府以“使用新疆强制劳动力”为由，将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ger)和雨果·博斯(Hugo Boss)等主要国际零售商与品牌方目前已知的或以前的供应商列入黑名单。这些企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他们没有发现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或其他虐待行为的证据。<sup>①</sup>对国际零售商与品牌方相似的指控，BCI 的权力比美国政府的行政令更加有效。问题在于，如果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能够支配如 BCI 这类由多元利益集团组成的复合体，他们又为何无法支配权力分散的国际零售商与品牌方？单纯把 BCI 视为西方政府事实对华制裁的工具的观点解释力有限。炒作新疆人权问题，固然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反华势力针对、打击中国的重要手段，但是从 BCI 的外部环境压力到决策产出还需要众多商业的、社会的力量的加入。忽视了这些商业的、社会的力量，我们只能得到充满疑点的论断，也失去了更多商讨对策的空间。

西方社会存在多样化的行为主体，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关切，在商业秩序下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需要想尽一切办法运用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全球化时代下，各国经济与社会力量相互交流，打破了原有的国家之间的界限，在国家政治权力、市场的经济权力之外，“社会力量”在崛起<sup>②</sup>，出现了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议题以及众多公民社会组织。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不断组合分化，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秩序。各种商业力量与社会力量不再满

① Ana Swanson, “U.S. May Ban Cotton from Xinjiang Region of China over Rights Concer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7/business/economy/us-china-xinjiang-cotton-ban.html>, 2021-05-07.

②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 页。



足与从外围干预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自己搭建起各式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亲自下场制定行业准则、参与决策，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全球各地。在诸如环境保护、人权保护等社会议题的加持下，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复合体的权力比单纯的政府行政令的权力更加强大。

未来，类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企业的打击仍将会出现。对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决策机制的深入了解可以为中国的利益相关方提出更多应对策略。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不仅需要舆论场上戳破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在经济领域做出对应反制措施，更需要意识到这种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裂隙的联合体，可以通过分化其中的不同力量阻止不利于我的决策产生。此外，中国的相关产业还要增强事前预防，充分利用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优势，提高本国行业与本国企业在相关国际行业组织中的话语权。中国相关产业还需要发挥中国相关产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国际行业协会中发出一致声音，增强话语权；在环保、劳工权益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制定中国自己的行业标准，把对中国产品的生产状况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呼吁国际行业协会组织机构改革，增强代表性；向国际分工价值链顶端迈进，增加国际行业协会中价值链顶端成员比重。最后，中国也需要培育自己的公民社会组织，形成在国际上有公信力、有话语权的第三方监督力量。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 专著（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 [1]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 [2]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版。
- [3]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 论文（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 [1] 尼罗拜尔·艾尔提,陈宁,《研究报告:“强迫劳动”还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工人内地务工情况调查》,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2021年3月。
- [2] 田立文等,《美国长绒棉生产现状分析》,《世界农业》,2013年第9期。
- [3] 田立文等,《新疆长绒棉生产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2016年年会论文汇编》,中国棉花杂志社,2016年。
- [4] 孙茹,《人权观察》,《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2期,第37-41页。

### 外文文献（按首字母顺序排列）

- [1] Kaempfer, William H, Lowenberg, Anton 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8, No.4,1988, pp.786-793.
- [2] Rodman, Kenneth A, “Public and Private Sanctions against South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9, No.2, 1994, pp.313-334.

### 网络资料

#### 中文资料（按首字音序排列）

- [1] BCI上海办事处,《关于新疆问题的重要申明》,微信公众号“BCI良好棉花”,2021年3月1日, <https://mp.weixin.qq.com/s/7dK45gRCCYZ1RMsbkw5CoQ>, 2021-5-10
- [2] BCI上海办事处,《声明》,微信公众号“BCI良好棉花”,2021年3月26日, <https://mp.weixin.qq.com/s/8og1XmDUf-W5MxrpAta3PQ>,

- [3] BCI 上海办事处,《谣言粉碎机 | 供应链对 BCI 有哪些误解和谣传》,微信公众号“BCI 良好棉花”,2020 年 9 月 30 日,[https://mp.weixin.qq.com/s/3NuNBH9LqoIqo\\_f4GnRdhw](https://mp.weixin.qq.com/s/3NuNBH9LqoIqo_f4GnRdhw), 2021-05-10。
- [4] 陈俊侠,《不专业,不透明,不独立,揭开 BCI 真面目》,新华网,2021 年 3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1-03/29/c\\_1127270105.htm](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1-03/29/c_1127270105.htm), 2021-05-08。
- [5] 范凌志,刘欣,杨若愚,《深度:操弄“强迫劳动”谣言,揭 BCI 抹黑新疆棉更多内幕》,环球网,2021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sohu.com/a/457790522\\_162522](https://www.sohu.com/a/457790522_162522), 2021-05-04。
- [6]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 2 月 28 日,[http://www.stats.gov.cn/zjtj/zthd/lhfw/2021/lh\\_hgj/202103/t20210301\\_1814216.html](http://www.stats.gov.cn/zjtj/zthd/lhfw/2021/lh_hgj/202103/t20210301_1814216.html), 2021-05-07。
- [7] 李司坤,邢晓婧,李萌,高雷,《H&M 抵制新疆棉花惹众怒,深挖背后还有阿迪耐克等国际大牌》,环球网,2021 年 3 月 25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155965284003446&wfr=spider&for=pc>, 2021-05-03。
- [8] 潘旭,陈杰,《新华视点:起底抵制新疆棉花的 BCI 标准》,新华网,2021 年 3 月 27 日。[http://sh.xinhuanet.com/2021-03/27/c\\_139840441.htm](http://sh.xinhuanet.com/2021-03/27/c_139840441.htm), 2021-05-12。
- [9] 沙烨,《商业秩序优于主权国家秩序?别装糊涂了》,观察者网,2021 年 3 月 25 日,[https://www.guancha.cn/ShaZuo/2021\\_03\\_25\\_585324.shtml](https://www.guancha.cn/ShaZuo/2021_03_25_585324.shtml), 2021-05-08。
- [10] 商务部,《国别报告:2019 年澳大利亚货物贸易及中澳双边贸易概况》,<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list110209.asp?qikanid=11801&title=2019%C4%EA%B0%C4%B4%F3%C0%FB%D1%C7%BB%F5%CE%EF%C3%B3%D2%D7%BC%B0%D6%D0%B0%C4%CB%AB%B1%DF%C3%B3%D2%D7%B8%C5%BF%F6>, 2021-05-09。
- [11] 施展,《谁是 BCI》,微信公众号“施展世界”,2021 年 3 月 25 日,[https://mp.weixin.qq.com/s/whER6GwwNg3wunc6w\\_R\\_fw](https://mp.weixin.qq.com/s/whER6GwwNg3wunc6w_R_fw), 2021-05-07。
- [12] 外交部,《2019 年 12 月 2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9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20844.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20844.shtml), 2021-05-09。
- [13] 微博@共青团中央,《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2021 年 3 月 24 日,<https://m.weibo.cn/3937348351/4618225088726409>, 2021-05-03。
- [14] 张研,《新华热评:砸锅还想吃饭,门都没有》,新华网,2021 年 3 月 24 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24/c\\_1127251390.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24/c_1127251390.htm), 2021-05-07。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20 年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

进口配额申请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5号）》，2019年8月31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2009/t20200901\\_1237492.html](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2009/t20200901_1237492.html)，2021-05-09。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9年棉花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申请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3号）》，2019年4月12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1904/t20190412\\_961217.html](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g/201904/t20190412_961217.html)，2021-05-09。

#### 外文资料（按字母顺序排列）

- [1] Adidas, “Adidas Delivers Strong Finish to 2020,” March 10, 2021,  
[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6a/c5/6ac5fa72-42b5-4f99-a35d-5f29f83f0a06/20210310\\_adidas\\_delivers\\_strong\\_finish\\_to\\_2020\\_final.pdf](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6a/c5/6ac5fa72-42b5-4f99-a35d-5f29f83f0a06/20210310_adidas_delivers_strong_finish_to_2020_final.pdf), 2021-05-10.
- [2] Adidas, “Sustainability material,”  
<https://www.adidas-group.com/en/sustainability/products/materials/#/leather/>, 2021-05-10.
- [3] Adidas, “Adidas Fast out of the Gate in 2021; Full-Year Outlook Upgraded,” May 7, 2021,  
[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a6/9c/a69c8bdf-fcad-4b87-9747-0f5cc0800bc7/adidasag\\_q12021results\\_final\\_en.pdf](https://www.adidas-group.com/media/filer_public/a6/9c/a69c8bdf-fcad-4b87-9747-0f5cc0800bc7/adidasag_q12021results_final_en.pdf), 2021-05-10.
- [4] Australia Cotton, “CA’s Roles,” <https://cottonaustralia.com.au/cas-roles>, 2021-05-09.
- [5] Australia Cotton, “MyBMP Program,” <https://cottonaustralia.com.au/mybmp-program>, 2021-05-09.
- [6] Australia Cotton, “Australian cotton industry disappointed by apparent Chinese export changes,” October 16, 2020,  
<https://www.cottonaustralia.com.au/assets/general/Media/Media-Releases/2020/Cotton-Australia-media-statement-Australian-cotton-industry-disappointed-by-Chinese-export-changes.pdf>, 2021-05-09.
- [7] BCI, “2019 Annual Report,” <https://stories.bettercotton.org/2019AnnualReport/index.html>, 2021-05-07.
- [8] BCI, “BCI Council,”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who-we-are/bci-council/>, 2021-05-08.
- [9] BCI, “BCI History,” <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bci-history/>, 2021-05-07.
- [10] BCI, “BCI Members,”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BCI-Members_08.04.2021-1.xlsx), 2021-05-07.
- [11] BCI, “BCI Statutes,”

- [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BCI-Statutes\\_2018.02.08.pdf](https://bettercott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BCI-Statutes_2018.02.08.pdf),  
2021-05-07.
- [12] BCI, “Task Force on Forced Labour and Decent Work Finalises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ctober 27, 2020,  
<https://bettercotton.org/task-force-on-forced-labour-and-decent-work-finalises-key-findings-and-recommendations/>, 2021-05-13.
- [13] BCI, “Where is Better Cotton Grown? China,”  
<https://bettercotton.org/where-is-better-cotton-grown/china/>, 2021-05-07.
- [14] Chappuis, Katie, Jurewicz, Patricia, “It’s Time Forced Labor in China’s Cotton Production is Taken Seriously,” *Responsible Sourcing Network*, November 14, 2019,  
<https://www.sourcingnetwork.org/blog/2019/11/14/forced-labor-china-cotton-fields>,  
2021-05-10.
- [15] Cranston, Chloe, “Why Companies Must Act to End Abuses of the Uyghur People in China in Their Supply Chains,”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July 23, 2020,  
<https://www.antislavery.org/uyghur-people-supply-chains/> 2/5, 2021-05-09.
- [16] Cranston, Chloe, “Businesses Should be Forced to Cut Ties with China’s Modern Gulag,”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November 5, 2020,  
<https://www.antislavery.org/businesses-should-be-forced-to-cut-ties-with-chinas-modern-gulag/>, 2021-05-09.
- [17] Fair Labor Association, “Fair Labor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Sourcing from China and Forced Labor Risk,” March 9, 2020,  
<https://www.fairlabor.org/blog/entry/fair-labor-association-statement-sourcing-china-and-forced-labor-risk>, 2021-05-10.
- [18] Fashion for Good, “About Us,” <https://fashionforgood.com/about-us/>, 2021-05-18.
- [19] Fashion for Good, “Successfully Tracing Organic Cotton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November 21, 2019,  
[https://fashionforgood.com/our\\_news/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innovative-technologies/](https://fashionforgood.com/our_news/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innovative-technologies/), 2021-05-18.
- [20] Gapper, John, “Forced Labour is the Price of a Cheap Cotton T-shirt,”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703b360a-7536-4520-b9b8-3ee06fef5fcc>,  
2020-05-13.

- [21] Glover, Simon, “BCI Stays in Xinjiang Despite Labour Fears”, *Ecotextile*,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ecotextile.com/2020012325572/materials-production-news/bci-to-stay-in-xinjiang-despite-forced-labour-fears.html>, 2021-05-13.
- [22] H&M Group, “Statement on H&M in China,” March 31, 2021, [https://hmgroupp.com/news/statement\\_hm\\_china/](https://hmgroupp.com/news/statement_hm_china/), 2021-05-10.
- [23] H&M, “HM Annual Report 2020,” <https://hmgroupp.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HM-Annual-Report-2020.pdf>, 2021-05-10.
- [24] Hogue, Jeffrey, Comment on “Successfully Tracing Organic Cotton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jeffreyhogue\\_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activity-6603273426566291456-2\\_yv/](https://www.linkedin.com/posts/jeffreyhogue_successfully-tracing-organic-cotton-with-activity-6603273426566291456-2_yv/), 2021-05-18.
- [25] Human right watch,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Daily Brief”, April 19, 2021, <https://www.hrw.org/the-day-in-human-rights/2021/04/19>, 2021-05-09.
- [26] IKEA, “Our View on Cotton,” <https://about.ikea.com/en/about-us/our-view-on/our-view-on-cotton>. 2021-05-10.
- [27]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orum, “GLJ – ILRF, 180+ Orgs Demand Apparel Brands End Complicity in Uyghur Forced Labour,” July 23, 2020, <https://laborrights.org/releases/180-orgs-demand-apparel-brands-end-complicity-uyghur-forced-labour>, 2021-05-09.
- [28] Kering, “Sustainability Progress Report 2017-2020 Alexander McQueen,” <https://progress-report.kering.com/home/houses-in-action/alexander-mcqueen/>, 2021-05-18.
- [29] Lewkowitz, Marc, Comment on “Theory Fashion Brand Initiates Cotton Traceability Project,” *LinkedIn*, March 24,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theory-fashion-brand-initiates-cotton-traceability-activity-6648687823580987392-3rnn/](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theory-fashion-brand-initiates-cotton-traceability-activity-6648687823580987392-3rnn/), 2021-05-13.
- [30] Lewkowitz, Marc, Marc Lewkowitz, Comment on “Alexander McQueen: Kering Sustainability Progress Report 2020,”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alexander-mcqueen-activity-6725129990930792449-FoI9/](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alexander-mcqueen-activity-6725129990930792449-FoI9/), 2021-05-13.
- [31] Lewkowitz, Marc, Comment on “Forced labouristhe Price of a Cheap Cotton T-shirt,”

- Linkedin*,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forced-labour-is-the-price-of-a-cheap-cotton-activity-6712733809676296192-pmU2/](https://www.linkedin.com/posts/marclewkowitz_forced-labour-is-the-price-of-a-cheap-cotton-activity-6712733809676296192-pmU2/), 2021-05-13.
- [32] Marks and Spencer, “MNS Cotton Sourcing Policy ,”  
<https://corporate.marksandspencer.com/documents/plan-a-our-approach/mns-cotton-sourcing-policy.pdf>, 2021-05-10.
- [33] McClay, Alan, “Covid-19 and the Cotton Sector: Adapting and Innovating at Farm Level,”  
*Linkedin*, May 28, 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vid-19-cotton-sector-adapting-innovating-farm-level-alan-mcclay/?trackingId=o2eHv41Nw93nymZJQtYiAg%3D%3D>, 2021-05-13.
- [34] McClay, Alan “Covid-19 and the Cotton Sector: We Must Protect Farmer Livelihoods and Build Resilience Collectively,” *Linkedin*, May 4,2020,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vid-19-cotton-sector-we-must-protect-farmer-build-alan-mcclay/?trackingId=%2FAzdMH14DczWX968JN7MWw%3D%3D>, 2020-05-13.
- [35] Milne, Amber, “Brands Urged to Stop Sourcing from China's Xinjiang over Forced Labour Fears,” *Reuters*, July 23,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lobal-garment-china-xinjiang-trfn/brands-urged-to-stop-sourcing-from-chinas-xinjiang-over-forced-labour-fears-idUSKCN24O0DR1/4>, 2020-05-09.
- [36] NIKE, “NIKE, Inc. Reports Fiscal 2021 Third Quarter Results,” March 18, 2021,  
[https://s1.q4cdn.com/806093406/files/doc\\_financials/2021/q3/FY21-Q3-Combined-NIKE-Press-Release-Schedules-FINAL-\(003\).pdf](https://s1.q4cdn.com/806093406/files/doc_financials/2021/q3/FY21-Q3-Combined-NIKE-Press-Release-Schedules-FINAL-(003).pdf), 2021-05-10.
- [37] Ramzy, Austin, “U.S. Lawmakers Propose Tough Limits on Imports from Xinjiang,”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1/world/asia/xinjiang-china-labor-bill.html>, 2021-05-07
- [38] Remington, Chris, “BCI Pulls out of Xinjiang,” *Ecotextile*, March 27, 2020,  
<https://www.ecotextile.com/2020032725887/materials-production-news/bci-pulls-out-of-xinjiang.html>, 2021-05-13.
- [39]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Solar Companies Unite to Prevent Forced Labor in the Solar Supply Chain,”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seia.org/news/solar-companies-unite-prevent-forced-labor-solar-supply-chain>, 2021-05-13.

[40] Supima, “Supima Cotton Woven into Iconic Brands,” <https://supima.com/made>, 2021-05-09.

[41] Swanson, Ana, “U.S. May Ban Cotton From Xinjiang Region of China Over Rights Concer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7/business/economy/us-china-xinjiang-cotton-ban.html>, 2021-05-07.

[42] U.S. Cotton Trust Protocol,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s://trustuscotton.org/faqs/>, 2021-05-11.

[43] Wu, Kane, Barbaglia, Pamela, Schuetze, Arno, “Adidas Launches Reebok Auction, China Row May Dent Asian Interest -Sources,” *Reuters*, May 5,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adidas-launches-reebok-auction-china-row-may-dent-asian-interest-sources-2021-05-05/>, 2021-05-10.



## 致谢

这篇论文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初次尝试。虽然有一些艰难，但我深深享受这个过程。大四这一年，我将主要的时间和经历投入在完成经济学双学位的学习中，疲于应付各种习题与作业，虽然充实，但很难提起兴致。相比之下，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收集材料，分析材料，找到每个事件相互关联的隐秘联系，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其中的每个进展都令人激动不已。

感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张清敏老师。在我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张老师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指导。在选题阶段，张老师耐心地指导我找出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在写作阶段，老师及时纠正我的思路，并不断鼓励我继续深挖，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修改过程中，老师总是能及时反馈，在文章结构、格式和语言表达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修改完善文章。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虽有艰难，但是很高兴能够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与严格要求下初次体验学术研究的乐趣。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我也要感谢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并肩奋战的朋友们，感谢他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我的鼓励与督促，也感谢他们在论文的格式与规范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在某种意义上，这篇论文也算作我在北大四年本科生活的收尾。四年很短，眨眼已成往事；四年也很长，足以遇见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明白一些道理。感谢我的家人、老师和朋友们，是你们的鼓励与支持让我能够顺利走过四年的本科生活，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面对更加广阔的世界。

#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邵卓然

日期：2021年6月7日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 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邵卓然 导师签名：张博

日期：2021年6月7日